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 第十四回 王莊試武開關鍵 周府爭華設戲筵

五言律詩一首曰： 山洞機關巧，仙師洵異能。曲防強項者，可壓少林僧。
即我先驚服，請君勿自矜。天心已有在，何苦設飛。

卻說瑤華正要出一句話來，被趙三姑搶說，及至讓他說，他又忘了，大家笑做一團。貞山仍請瑤華說，瑤華道：「今時音樂，究竟不如古音古節的大雅。」趙三姑道：「方才我看見取了琴來，何不請教郡主撫弄一曲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們都未學得到家。」周文鸞道：「想必師父最精明瞭，意欲懇求師父賜教一曲何如？」於是，楊貞山、趙三姑、李揚清等俱站起身來求請。無礙子忙欠身起立，道：「使得，小姐們請坐了。」遂令周青黛解去琴囊，另設在一條幾上，瑤華忙令梅影燒了一爐香。無礙子走過條幾邊坐下，和了琴弦，彈上一曲「洞仙引」，彈畢起身歸坐，眾人稱羨不已。又歡飲了幾杯酒，各起身告止，已是日下山頭矣。一時間，舟車並發，頃刻回莊，大家辛苦了一日，趕著屣履就寢。

次日，仍舊聚集花園，楊貞山同周文鸞正要伸紙寫詩，只見周文鸞家的老嫗來回道：「前日打發回去的家人回來了，取有三小姐的書札在此。」周文鸞對眾拆封，大家朗誦道：

晨間接誦吾姊手示，並捧讀各位姊氏詩章，欽佩之餘，更深豔羨憶。自郡主詩遠布，領袖騷壇，誠為盛舉。是以深閨秀豔，不辭采車塵，雲山遠涉，各抒錦心繡口，遂成霞蔚雲蒸。妹喜不自禁，恨不翕生兩翅，飛越來前。何期福薄災生，忽爾痧發，裝且戒途，頃然返轡。好事之多磨，未有甚於此者。因思天之厄妹，不過不能趨觀各位姊氏花容耳，豈能禁妹不邀請下顧耶？使來賤恙稍瘥，務乞吾姊邀約郡主及各位姊氏，結袂惠臨，既可俯遂傾慕之渴思，亦冀再整文壇之旗喜。妹雖遜陳思王成章於七步，卻有謝道韞詠絮之全才。社中有卻，是必畏妹拔幟擲旗也。希達鄙忱，掀簾以待，不勝忻切，神馳之至。小妹彩鸞禱。

瑤華笑謂文鸞道：「令妹詩才必大高，我實恐懼。」趙三姑道：「郡主尚如此，我們更不敢放肆了。」周文鸞道：「此是舍妹激將之法，各位姊姊休要認真。然妹之存心，久欲邀請各位降臨戲莊，今舍妹亦已同然，務望各位明晨一早啟行。」楊貞山道：「已在外盤桓數日了，且容暫回，另日造府。」周文鸞道：「既已來此，何爭此數日，必要各位俯從。如有見卻，妹當跪求。」遂於軒中長跪下去。眾人見了即忙來扶，楊貞山道：「且再計議。」文鸞道：「各位不允，誓不起來。」瑤華來扶起，道：「各位姊姊再無不允之理，且請起來。」文鸞方始起立。瑤華又道：「明日是小妹演武的日期，恐怕不能。竟是後日一同趨府何如？」文鸞即時謝道：「謹依郡主之命。」已見擺膳，無礙子亦到軒中，遂各坐下用膳。瑤華把文鸞接到其妹來字，欲邀各位至周府作詩會，弟子已允周家姐姐，俟明日演武後，後日同往。無礙子道：「也好，且可見見外間找世面。」不一會膳畢，大家散步到池邊，見太監們在那裡控鞦韆、畫板，瑤華對眾人道：「各位姐姐們，那位曾經打過鞦韆的？先上去一試。」楊貞山同李揚清道：「我們都沒有要過。」趙三姑道：「我卻要過，但那時年輕還小，害怕的緊，也沒有十分的推開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個雖是一件戲耍的事，然也要經過幾回才可放膽。倘冒冒失失的上去，設有差池，也不是當要的。且教個使女們先試一回，再好請小姐們戲耍。」已見子女們來了，無礙子令周青黛去將天魔舞衣並翠雲翹取來，又叫梅影、鬱李、素蘭、梨雲到來，道：「你們四個先上去試試，但彩繩要拿得緊，兩腿要挺得直，飛開去，斷不可鬆勁兒。若你們手腳一鬆，彩繩也會鬆了，不但不好看，還怕有失。」正說著，周青黛已將舞衣、雲翹取來，遂令穿戴完好，各人趨過橋去，緣上鞦韆架揪著，彩繩已在畫板上。太監們要上前去送，無礙子喝住，道：「他們自會，不必你送。如小姐們上去，都要你們送的。」見這四個丫頭，把腳一蹬，早已飄入空際，風飄舞衣，如一朵彩雲從天外飛來，你來我去，飄揚不已，真個好看。一會兒，都收住了，溜下架來。無礙子遂請眾人上去要，楊貞山不便穿彩服，辭掉了。趙三姑、李揚清、周文鸞、瑤華四個人，換上彩衣，帶上雲翹，同過橋去，早有太監們在旁扶上畫板。只有瑤華盤旋而上，和趙三姑踏一板。秋李揚清、周文鸞踏一板。太監們先把李揚清一板送出去，這裡瑤華早已躍開，往來擺揚，如飛仙從空而下，各有各人的媚態，殊令旁觀者頡頏不已。耍了一回，各人才下，又令桃紅、柳枝、蕉葉、荷香又要了一回。無礙子又叫人傳了八個女樂們來，也頑上半晌。有興者重又上去，更番飄揚，足足的戲上半天才止。各人歇息了一回，又早是晚膳時候，一如每日屣履乘涼，才各回房就枕。

惟瑤華同八個子女，無礙子喚齊，吩咐道：「你們運氣工夫熟了沒有？」眾人都道：「熟習多時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麼，明日不用如往常，止習弓箭、彈丸、跑馬，只就花園內演習。」瑤華道：「花園內演習什麼？」無礙子道：「你們既說運氣工夫都嫻習熟了，花園內山洞裡邊，有一路軟拳在裡面，明日先令素蘭、梨雲、鬱李、桃紅、柳枝打入山洞去，到早船裡，請了各位小姐們，到仁知軒來用膳。打得進去才算嫻熟。明日早起，都不用梳洗，俟請出了各位小姐之後，都到寢宮內梳妝，看你們那個的武藝出眾。」各人都應了，打算就散，無礙子又道：「我這路軟拳，千變萬化，萬一有人能夠打了過去，恐怕不能打得過來，我早船裡備有流星、花炮在內，可放一個信出來，我好來接應，你們不可忘了。但裡面這路軟拳甚是利害，都要招架得仔細，倘有懈怠，必然有傷身子，切不可自誤。」各人又答應了，無礙子才令各人回房安寢。這九個人回房，不敢輕忽，又運煉了一回，始各上床就寢。次日，無礙子起得獨早，先去花園山洞內擺弄了一回，才轉回寢宮。看官，你道這無礙子到山洞內擺弄些什麼？原來當時造這山洞時，已囑咐殷彩霞暗傳與令史，到嵩山少林寺內請了高手和尚，照依寺內所設一條衙內的木人，各執器械，俱暗藏機關，機關一動，器械皆能舞動敲擊。如會這幾路軟拳的才能招架，若武藝生疏，運氣工夫不到，不但不能打出，竟有打死在內的。所以少林拳頭為天下第一。這無礙子的拳路更高。這山洞內所設的機關，比少林寺的更多，有幾十路拳。凡打過第一遍，機關內又改換一路。若打完這幾十路，重新又是第一路。這是無礙子獨出心裁所制，非凡人所能變換也。當轉回寢宮，令周青黛催令子女們起身。子女們亦各驚心，一聞催呼，各各穿衣下床，都到無礙子房中來。無礙子道：「昨夜已吩咐了，就是你們五個先去試打一回，看那個的武藝好？」素蘭們遂各換了短衣幫褲，束了暖腰，齊到花園，從遊廊大樓下廂房邊，過了報板，即到山洞，一腳踏著機關，早見一棍飛將出來，素蘭躲過。踏入第二機關，又有一刀砍下，又躲過，奮起雙拳打將進去。那桃紅等四個，也跟著打入。素蘭打到一半，不見後邊的人來，想是打不過來了，遂獨自分開兩旁器械，奮勇架格。好不容易才打出了山洞，已汗流脊背。氣喘吁吁，坐在一塊小石上歇息，忽見文鸞的老嫗拿著個臉盆，要進山洞，到廚房裡去打水，素蘭連忙道：「姥姥，不可進去。」那老嫗見了素蘭，道：「呀！姐姐為什麼這樣打扮，可是與人打架麼？」素蘭道：「不是，我們在這裡習武。」老嫗道：「你們只管習武，怎麼不叫我去打水？」素蘭道：「山洞內都設有機關，我會打拳的，尚且打了半日才打得過來，你不會的進去，還要打死裡。」

那老嫗聽了，急忙去告知文鸞，楊貞山聽見各出早船來，果見素蘭還坐在石上喘息。趙三姑道：「素蘭姐姐，你可曾打壞？」素蘭道：「還不曾，只肩膀上著了一棍，幸而招架得快，沒有打得重。」李揚清道：「呵！你們這個習武，也就險得很。」楊貞山道：「就是你一個人打麼，還有姐姐們呢？」素蘭道：「我們共是五個人打進來的，看來他們打不進，都退出去了。」貞山道：「可見還是姐姐的武藝好。」文鸞道：「如今山洞隔絕，進又不能進，退又不能退，怎麼樣才好？」

正說著，只見鬱李也打進來了，素蘭問道：「他們呢？」鬱李也是汗流滿面，氣喘不止，搖手道：「都打不進來，退出去了。」素蘭道：「這麼要送信出去了。」遂到早船裡，將流星放了一個。趙三姑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素蘭道：「他們得了信，自有師父會領他們進來的。」老嫗在旁道：「若是師父同他們也打不進來，我們怎麼出去？今日這頓早飯，就沒得吃了。」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。且擱過一邊。再表桃紅、梨雲、柳枝三個，打過第三個機關，桃紅肩胛上早中了一刀，幸而刀未出口。只打起了一條血痕，早已膽怯，遂復身打回。那知機關掉轉，又不是前番一路拳了，連忙改轉拳路，才打了回來，只得走回寢宮告知。

無礙子笑道：「你們平時只會偷閒躲懶，不去講究工夫，所以打不進去。倘或遇著勁敵，豈不大吃虧了。」遂令瑤華、梅影、

荷香、桃紅、梨雲、柳枝一同跟隨到山洞邊，無礙子將外罩、道袍卸去，捋起雙袖，呼著眾人跟著打進來。

於是，瑤華等有無礙子在前頭壯著膽，一步一趨的招架著，不消一盞茶時，都已打到那頭了。楊貞山等接住，見無礙子也不氣喘，也不汗流，似乎毫不費力的樣子，遂各稱贊道：「究竟師父的武藝高強。」隨後見瑤華等都打出山洞來，仍是汗流氣喘，趙三姑忙令老嫗挪椅出來，大家坐下。憩息了一回，無礙子又令素蘭、鬱李、瑤華、荷香，領頭率著這五個再打過去，又囑咐道：「這一路拳更比進來時利害，各人小心在意，如已打出，仍放流星知會。」眾人答應了一聲，遂又打將出去了。

楊貞山問道：「這裡頭到底是怎樣的，師父可好同我們去看看？」無礙子笑道：「看也容易。」遂把楊貞山拉到洞門口，道：「你且進去。」貞山才將腳跨入，正踏著機關，只聽得趙三姑在後喊道：「不好了，快回來！」貞山把頭一抬，只見兩條棍子兜頭劈下來，嚇得貞山喊救不迭，無礙子早已伸手接住，到把李揚清等三個，沒命的飛跑到旱船裡去了。無礙子忙說道：「不要跑，不妨事的。」將手一放，兩條木棍收回去了，回身對楊貞山道：「可是利害的？」眾人都道：「阿喲！好怕人，這裡頭到底是神，是鬼？」無礙子道：「那裡什麼神鬼，不過是些木頭人。」

正說著見空中放起流星，知是子女們打出去了，遂道：「我們好出去梳洗用膳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怕得緊，我們今日情願不吃飯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不必怕，只要把機關控好，就同平日一樣，有什麼怕。」無礙子彎身到山洞口，把竅門揭起，拴縛停當，遂拉著楊貞山先走，一面道：「小姐們都隨我出來罷。」眾人方敢挪步。

貞山問道：「如今這些木人都藏在那裡？」無礙子指道：「這些山石是假的，若翻過身來，都是木人。」趙三姑道：「我們快走，不要被他翻過身來，又要打人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如今機關都已控住，那裡會再打人。」

話說之間，已出山洞，遂由廂房大樓下轉入迴廊，徑到寢宮，只見子女們喘息方止，都在那裡等候。周文鸞等對瑤華道：「郡主，你好武藝，楊家姐姐方進洞門口，一看裡邊飛出兩條棍來，幾乎頭都打破，幸虧師父雙手托住，才逃了出來。」瑤華笑道：「你又怎麼走了出來？」眾人道：「是師父控住了機關，我們才敢走的，不然只好躲在裡頭一日了。」引得這些使女們都笑起來。

遂令打水梳洗，又令老嫗去取了各人的奩具，就在寢宮內梳洗了，約有一個時辰才畢，即時擺膳，遂各坐下。李揚清道：「照山洞內先前這個光景，就來一萬人也走不過一個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也不是這麼講，若會拳棒的，自能打得人來，不會的莫說的一萬，就是十萬人也進不來一個。」楊貞山道：「何不移在前後門，防備盜賊，比人還強哩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我這莊上前後兩旁都有，盜賊是不消說得，上不來的了。所怕者比盜賊更強的人，這就拿不穩了。」

周文鸞道：「且慢說這個，明日奉邀各位姐姐，到舍下頑耍兩天，敢請師父一同光降，務乞俯從。」無礙子笑道：「極承周小姐盛意，本無辭的道理，但小徒出門，莊上無人約束，內外諸色人等，萬一有個緊要事情，致負王爺所托，似乎不好看相，要周小姐見諒。」眾人道：「這是師父實情。」無礙子道：「足見各位明府，況且今日就要代各位小姐辦理起身之事，小徒那裡料理得過來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膳畢了，遂令張其德傳話與令史道，說郡主要和各位小姐們，往周府上做詩會，教他僱備人夫伺候，明日一早起身，務要趕到，不許在路歇宿。張其德領了言語，傳出去了。又令婢女們收拾瑤華隨帶應用一切物件。

眾人仍到仁知軒聚話，走入迴廊，見了「邀月廊」三字，趙三姑問瑤華道：「郡主，王府上前邊大殿、書房、寢宮內各處掛的匾聯、字畫，下都有名款，怎麼花園內各有處匾聯字畫都不落款，是什麼意思？」瑤華聽了不覺大笑起來，眾人苦問情由，瑤華方才說出，就是自家同子女們亂謔的。楊貞山道：「雖不盡善，然也有很好的。」又問：「畫是誰的？」瑤華道：「我這些子女們，只有兩個會畫的，一個蕉葉，一個梨雲。」又問：「字是誰寫的？」瑤華道：「也有兩個寫得好的，一個荷香，一個桃紅。」周文鸞道：「還有那個會別樣技藝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鬱李的棋還下得好。」文鸞道：「如此，我來請教一盤。」瑤華隨喚鬱李，取棋對局。

李揚清道：「郡主的字畫棋局，必定也好的。」瑤華道：「我都不能，只學得彈琴一樣。」趙三姑道：「既如此，必定要請教一曲。」瑤華不好卻意，同梅影各撫了一曲，大家贊賞不迭。李揚清又要瑤華教他彈琴，鬼混了半日，忽然作起陣雨來，雷轟電掣，大雨傾盆，仁知軒不能藏身，一齊回到寢宮，並趕著將鋪陳移回寢宮內鋪設。各人俱怕雷，攢聚一室內閒話，直到半夜，才雨收雲散，方各安寢。

正在熟睡，天已大亮，早被無礙子催促起身，眾人亦各驚醒，起來趕著梳洗。外邊報進，轎馬俱已齊集。遂辭了無礙子，起程往周皇親莊上去。瑤華帶了八個子女，因路上人多，又派了兩名副史在路照應。車馳馬速，趕到才半晚時候，已有周皇親的眷屬出城來迎接，各各相見，先到上房拜見了各眷屬，然後周文鸞姐妹也邀到花園起坐。

瑤華見周家局面比王莊上更來得廓充，花園亦甚寬展，花廳後有卷棚，已見床帳鋪設在內，問是請楊貞山等三人在此歇宿，問為何多有一榻，雲是周彩鸞移來陪宿的。又同瑤華到西邊一座花樓上，說就在此間下榻，因是瑤華帶的人多，故獨住五間大樓。周文鸞也在此陪宿。當晚草草用過晚膳，大家辛苦了一日，即時就寢。四個小廝同在樓下睡了。

一覺酣睡，睜開眼看時，早又是日高三丈。瑤華喚醒使女起來，各各梳洗，正在忙亂之時，周彩鸞上樓來，道了不安，瑤華連忙讓坐。彩鸞道：「舍下管事的雖多，因我家君為人大寬，諸都搪塞，如有不到處，郡主還要恕罪。」

瑤華道：「到府吵擾已是不當，周小姐休得如此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看那彩鸞，是個圓臉兒，肌膚還生得白淨，一頭好青絲髮，惟髮際低壓，濃眉大眼，獅鼻闊口，大不如文鸞秀美，其情致到甚濃郁，故不嫌其醜惡。彩鸞見了素蘭等四個婢女，贊不絕口。正說著，文鸞也睡醒了，對彩鸞道：「他們這四個姐兒，不但生得標緻，你還沒有見他們的技藝哩。」彩鸞便問會什麼技藝？文鸞將所見文才武藝，一一說了一遍，把個彩鸞驚得咋舌縮頸的道：「有這樣本事，實是可敬。」聽見樓梯響，楊貞山等三個人也來了，文鸞姊妹忙起身接住，大家坐了閒話，彩鸞道：「我家爹爹吩咐，今日要請各位吃個戲酒，花廳上都收拾了，我們吃了早飯，看一天戲，明日才做詩罷。」瑤華道：「為什麼要這樣費心，況且天氣炎熱，未免糟蹋東西。」文鸞道：「也不費什麼。」又見一老嫗引著一班女樂，上樓來請安，楊貞山等各各起身，扶了起來。瑤華定睛一看，卻沒有一個清秀的在內。老嫗回道：「早飯已設在花廳上了。」文鸞道：「不要催我，還不曾梳頭洗臉哩。」